



记录金秋

◎陈顺源

下午茶

◎石瑞礼

记得是春暮下午
干旱的心境
连同一团浅浅的迷乱
连同水
递给炉火
铁观音或者龙井,或者
某一座山用春雨写下的诗行

或者
某一棵苍老的茶树
用满枝的谷雨前的童年
勾起半杯碧绿的儿时记忆
总是拗不过一壶水欢腾般的
盛邀
痛饮

然后在齿颊间纸醉金迷
眼睁睁看见一丝苦味
在水中挣扎沉浮,然后淹没
把一个下午
放在一杯无法言说的缠绕里
慢慢濯洗

状元坊

◎陈健全

在如城,从西云路巷向北,到东大街这一带,习称“状元坊”。旧时巷口有一座石牌坊,因牌坊下有石狮蹲踞,又引出向北的一条小巷子,叫狮子巷。

记得儿时,听世居如城集贤里冒家巷北首的父亲讲过,集贤里南首的王家一门六进士,在宋代宣和元年,又出了状元王俊义,是宋徽宗赵佶钦点的状元——“真所谓俊异(义)矣”。由此,古城有个习俗,在小孩过百日那天,抱孩子从钱家桥到百岁巷,必经状元坊,百姓的祈望不言而喻。而我算近水楼台,除了离家不远,更兼照护我的凌婆婆就住在狮子巷。只不过,状元坊东侧仅有个简陋的文化站,若论书卷气,则抵不上市井的烟火气。

青砖黛瓦的狮子巷南首,有一眼古井,侧砖铺地的井台四四方方,且四围路牙,如棋盘一样规整。只是年代太久,井台斑驳陆离,苔痕上阶绿,草湿脚下滑。而那时居民普遍没有自来水,喝水用度又离不开井水。石井栏边,不论是晨昏还是午分,总有几位大妈一边淘米洗菜、浣衣,一边家长里短谈笑风生。

从古井往南,不几步,就到十字路口。坐北朝南的市口绝佳处,一大开间的老房子,便是鼎鼎有名的茶食店——麒麟阁,据说源于原西大街上的大麒麟阁茶食店。别看天花地板的室内暗淡无光,即便大白天,也亮着一盏白炽灯,但柜台里的一个个大筐箩里,尽是令人双眼放光的美味:油馓子、红糖果、脆饼、麻切、桃酥、椒盐卷、开口笑、董糖、寸金糖、鸡蛋糕、云片糕、八珍糕……这里面,除了脆饼,其他的只有年节时才能染指一二。

到了夏天,应时的绿豆糕、薄荷糕登场,堪称消暑妙品。绿豆糕为长方形,脱模后每块表面印着一朵花,看看就赏心悦目。绿豆糕的

豆面很粉,莹莹可爱,沁凉可口。雪白的薄荷糕方方正正,尝一块,糕皮松软,沙沙的馅内一股清凉的薄荷味道沁人心脾。这两款,正应了出生如皋的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所言:“糕贵乎松,饼利于薄。”

中秋至,月饼柜台前排成了一字长蛇阵。盖因品种既多,味道又美,苏式的便有火腿、五仁、枣泥、椒盐、上素……老少咸宜。作为礼尚往来的首选,妈妈少不了来此选购。只见店员以黄褐色的油纸垫着,每四只月饼一卷,三角形的纸角往里一折,细绳子一扎,再打个活络的蝴蝶结,一提圆柱形的中秋礼包就成了。当然,礼包都是孝敬长辈的,家里“供月光”后,一人仅就一牙月饼而已。而我口福不浅,凌婆婆将妈妈送的八只月饼封入“午时茶”空罐子,太阳西斜时,取出一只,切一牙给我,慈眉善目的她瞧我的吃相直笑。天气凉了,罐子空了,月饼全被我吃掉了。回想起来,我是多么不懂事啊。

另外,早上新鲜出炉的洋糖么儿香喷喷的,备受大众青睐。这,也是我的心头爱。洋糖么儿,是以糯米粉加绵白糖,和成团,搓成条状,拧成麻花形,油炸后,再裹一层加糖炒制的大米粉。它的妙处,在于黏软和韧性,越嚼越香。

马路对面,还有邮局、肉铺、菜摊、理发店、粮食局及粮站等,常年人影幢幢。其中,尤以粮站为盛。人流不断的大门口,终年弥散着那种特有的米面与豆油混合的气息。入内,首先是粮柜,粮食都在一溜木制的粮柜里放着,粳米,一个柜;籼米,一个柜;面粉,一个柜;绿豆,赤豆、黄豆什么的,也各自一个柜。一个个柜子上,插着牌子,有标价。许多价格我已忘了,只记得粳米每斤一角四分二厘。柜子北边有面粉袋子,码得很高,直顶

到气窗。北墙边,还有台轧面机,整日吱吱嘎嘎的。当时,每人每月计划供应多少大米、面粉或豆油都是定量的,分别凭票供应。父亲每个月领了工资,头桩大事就是踏“永久”自行车来买粮,并备几种布袋,放大米的、放面粉的、放豆子的,各派各的用场。粮站最有意思的,莫过于从房顶吊下来的铁皮大漏斗,你双手紧提口袋,对着漏斗撑好了,营业员只需拍一下扳手,“哗啦”,粮食伴着旋腾的轻尘倾入袋中。其时粮站工作很吃香,我曾想,要是将来干这工作就好了。

粮食局西侧的尔雅饭店也有一绝——小馄饨。汽油桶改装的大煤炉就支在閤子门外,烟熏火燎,煤渣一地,看似不雅,可是顾客盈门。只见白案师傅麻利地用左手捻、摊起薄薄的面皮子,右手用竹片刮点鲜红的肉馅,往皮子上间一抹,左手再一捏合,如是翻飞间,小馄饨在案板上落了一堆。待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上桌,迫不及待地先舀一口汤,再舀起一个馄饨,吹一吹,咬下一半,面皮的爽滑和肉馅的鲜美,伴着飘忽的葱香一起钻进嘴里,味道美极了。满心的欢喜是,进店,只要遇见我的舅奶奶,被别人称为丛会计的她,眉开眼笑地连忙招呼我坐下,再挪胖胖的身子去买单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她笑眯眯的样子恍如在眼前。

过了尔雅巷口,高台之上又是人气爆棚的如城电影院。许是放映的多为县人民电影院的跑片,票价便宜几分。看过的不少电影淡忘了,然而有部《难忘的战斗》,讲解放军为保证城市粮源而战斗的故事跌宕起伏,至今难忘。

20世纪90年代后,状元坊纳入我的母校——如皋初级中学扩建的校园,从此书声换了市声,可谓郁郁乎文哉。



越活越小

◎沈伯文



人活着,除年龄越活越大外,其余恐怕十之八九是越活越小,并非悖论。

如身躯随着年纪的增长,渐渐萎缩,弓腰驼背不可逆转。年轻时在我心目中伟岸的形象,几十年不见,偶遇时已判若两人,有的成了干瘪的老头子,有的虽胖,显然矮了一截,像一只胖葫芦,见了一阵心酸。这是有形的外在变小,而无形的变小则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遥想当年群体渐小

以往有传统道: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。这是令人生厌的。不着边际的马路新闻滔滔不绝,唾沫乱喷,最糟糕的是在餐桌上,邻座听而生烦。老人话多,这些年渐行渐远,成了趋势,人不知则不愠,你几斤几两从退休前已注定,无需再王婆卖瓜,于是乎现今流行谨言慎行之生活方式,老者偶聚不再高嗓门般胡咧咧。静坐,弱弱问候,喝茶或看小视频,绅士风度尽显。懂得“安分身无辱,闲非口莫开”,活出了陶然境界。即便有要事,通过微信达成共识。所谓尊老不单是尊重年龄,而是尊重你的行为。若为老不尊则让晚辈小瞧。家庭如此,况乎偌大之社会。这个渐小的时代趋势,许多人认同,觉得是迈向文明的一小步。

精打细算花钱胆小

年龄大了,知道自己退出了人生舞台。退休后不再有退休金以外的收入,“钱胆”渐渐变小。舍不得为自己花钱,还得从不多的退休金中抠出点来以防不测,可见能财务自由的寥寥。所以,当一个超市逢几有免费领鸡蛋、挂面之类的活动,天不亮就排起长队,更有白发老者舍近求远,坐着公交去批发市场买菜,以时间换价廉。这是窘迫滋生的生活方式,这是城里退休老人的生存技巧,而广袤农村无退休金保障的群体生活品质还要降一档。打工嫌老,儿女也很难,凭前庭后院里的果蔬,满院鸡鸭鹅羊勉强度日。如此现状,何来的大胆与大手笔?一钱逼犯英雄汉,钱是人的胆,只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。

意愿表达通道变小

照理说,现今老去的40、50后,见证了波澜壮阔大时代的发展,点滴烙在心头。有资格和年轻人唠唠时代的沧海桑田,可一个老者口中的改革开放时代过程,可能表达出的只是犄角旮旯,年轻人会迅时从百度上找到具有整体观、逻辑性强的文献,你说的只是一鳞半爪,岂有市场,何来受众。往昔几千年,资讯闭塞,能读史书的人也是凤毛麟角,老人言便成了稚童行为指南,才有流行久矣的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之说。如今,老人言比不上“度娘”的高度、深度与广度。所以,时代让老人缄默不言了,常有一声叹息,叹息声中包含着些许自恋。

老年朋友要欣然接受,坦然面对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遗憾,概莫能外。亲历者也未必能讲清所以然。应该自信这欣欣向荣的伟大时代是我们亲历和亲手缔造的。

虽说越活越小难能改变,但老年朋友的心胸应装得下山川五岳,只要时代越来越好,顺势而为是一种睿智。人生之路原本就有蔷薇有荆棘,淡定而洒脱地活着,从容优雅地老去,我信服此等坦然。